

## 第一章

大清早，王家就驚天動地的好像天要塌下來似的，王家大小姐王嫣紅一路怒氣沖天的直奔王員外和王夫人的寢房，因為丫頭翠花無意間偷聽到她爹娘的談話，得知她的未婚夫是個體弱多病的藥罇子，這怎麼得了？她再過一個月就要嫁過去了，翠花當然是立刻跑來向她這個主子通風報信。

其實，這門指腹為婚的親事原本是一件好事，崔家乃揚州首富，崔老爺的姊姊還貴為王妃，若非王夫人和崔夫人是閨中好友，王家也不可能攀上這門親事。可是誰知道，崔家的大公子有個破身子，崔夫人求遍江南名醫，還是不見起色，儘管崔家極力隱瞞此事，不過大公子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，崔家又僕役眾多，紙怎能包得住火？耳語早就傳得揚州人人皆知。

雖然王家遠在杭州，經營布莊的王員外還是難免聽到傳言，可是礙於崔家財大勢大，王家不好退婚，也只能私心算計崔家大少爺捱不到成親之時，再不然，傳言根本是誇大不實。

「爹、娘，為何沒有告訴女兒，崔家的大公子快病死了？」王嫣紅生得明眸皓齒，雪膚花顏，可以說是天生的美人胚子，她又是王員外唯一的掌上明珠，自小受盡嬌寵，王員外還特地聘請師傅教她讀書識字，因此雖是嬌生慣養，倒也算知書達禮。

「嫣紅，不許胡說八道！」王夫人急忙的斥道。

「女兒都知道了，爹娘別想再隱瞞了。」

「雖然崔家大公子身子骨不好，可是絕非短命之人，妳不但要嫁到崔家，將來還要成為崔家的當家主母。」王夫人也不是不在意，可是轉念想想，女兒可以嫁得風風光光，坐享一輩子的榮華富貴，他們倒也沒什麼好挑剔的。

「娘可以保證他不是短命之人嗎？」

「崔老爺和崔夫人都是明辨是非的人，若大公子真的不行，他們斷不可能要妳嫁過去。」

「他們若真的明辨是非，為何沒有事先說清楚大公子是個藥罇子？」王嫣紅依然不滿。

「我們也只是道聽塗說，不能因此就認定崔家隱瞞事實啊。」

道聽塗說？她寧可相信無風不起浪，而且遠從揚州傳到杭州，這絕非一點道理都沒有。「女兒就是不嫁，爹娘找個人代女兒嫁過去好了。」

「胡鬧！」

噘著嘴，王嫣紅好委屈的說：「難道爹娘要女兒年紀輕輕就守寡嗎？」

「嫣紅，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，這事又豈是我們自個兒作得了主的？」王員外總算出聲說了公道話。

「崔夫人曾經為大公子求了一個籤，」王夫人連忙補充道，「大公子今生今世會富貴年年，而且能夠成就萬世不朽的事業，妳嫁給大公子，不但可以一輩子錦衣玉食，還可以跟著風光，這可不是人人都有的福氣。」

冷哼了一聲，王嫣紅很不以為然，難道她不嫁給崔家大公子就得過苦日子，風光

不了嗎？「爹娘真的一點都不擔心？萬一女兒嫁過去他就病死了，女兒在崔家豈不是變得孤苦無依，任人欺壓？」

「崔大夫人曾經親口向娘保證，她一定會把妳當成自個兒的女兒疼愛，妳在崔家不會受到一丁點委屈。」

「我不管，女兒就是不嫁，爹娘看著辦吧！」腳一踱，她氣沖沖的轉身離去，兩名貼身丫鬟裕兒和翠花趕緊跟了上去。

「夫人，我不是告訴過妳嗎？這門親事還是再琢磨琢磨，妳就是不聽。」王員外忍不住發起牢騷。

「老爺只知道怪我，為何老爺不想想看，我們憑什麼跟崔家鬥？況且，崔家不提此事，我們如何開口？」王夫人委屈極了，她還不是為了王家的前途著想。

張著嘴巴半晌，王員外最後只能訥訥的問：「萬一女兒不上花轎怎麼辦？」

「這一點老爺毋須擔心，我還會不清楚女兒的性子嗎？她只是嘴巴上說說，不會真的這麼任性，我也會好好勸她，她會明白其中的利害關係。」

擺了擺手，王員外不想管了，「這事夫人看著辦吧。」

知女莫若母，王夫人果然瞭解自己的女兒，雖然王嫣紅嘴上擺出強硬的姿態，可是也心知此事由不得她。

她應該怎麼辦呢？想來想去，腦子一刻也沒有停止打轉，一邊撫著腕上從小就未曾離身的珊瑚手鍤，可是除了悶在閨房不吃不喝鬧彆扭，她真的一點主張也沒有。

「小姐，您再不吃點東西，身子會受不了。」看著桌上的晚膳還完好如初，裕兒憂心的輕蹙娥眉。

「無所謂，我乾脆餓死算了。」

「小姐真的餓死了，老爺和夫人可要傷心死了，這事我們可以再想方法，小姐犯不著跟自個兒的肚皮過不去。」

「算了吧，妳還聽不出來嗎？我爹娘是吃了秤砣鐵了心，恐怕就算我餓死了，他們也會找個人代我嫁過去，他們才不會傷心難過，只想著不可以得罪崔家。」

事實當然不是如此，可是裕兒知道，這會兒她說什麼都沒辦法教小姐消氣。

翠花悄悄的把她拉到房門外，低聲道：「晚膳已經冷了，妳去做小姐最愛吃的栗子蒸糕，我來勸勸小姐。」

點了點頭，裕兒趕緊轉身前往膳房做栗子蒸糕。

見不到她的身影後，翠花回到王嫣紅的身邊，賊兮兮的低聲道：「小姐，您別煩了，我有個主意。」

「妳有什麼主意？」王嫣紅顯得意興闌珊，她知道翠花心眼很多，可是她不相信這丫頭的腦子能夠強過自己。

「小姐可以讓裕兒代嫁啊。」

「這是什麼餽主意？我看妳是瘋了，萬一教崔家知道了，我們王家就真的完蛋了。」雖然她說過找人代嫁的氣話，不過，她只是隨便說說，可不敢真存有這種

念頭，這恐怕比主動退婚來得難以收拾。

「萬一出了事，小姐可以把責任推給裕兒啊。」

王嫣紅臉色愀然一變，不敢相信的說：「翠花，妳怎麼會說出這麼可惡的話！」

「是，我很可惡，可我還不是為了小姐，我從小就跟在小姐身邊，怎麼忍心看小姐葬送掉一輩子？」翠花越說越委屈，好像她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

見狀，王嫣紅愧疚的拉著翠花的衣袖，「對不起，我知道妳心疼我，可是，我怎麼可以這麼自私？」

「我說句實在話，小姐也別責怪我沒良心，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。」翠花很無奈的嘆了聲，「若非我其貌不揚，大字又不識幾個，沒有本事冒充小姐，否則我一定會代替小姐嫁到崔家。」

王嫣紅近似自言自語的道：「若是裕兒代替我嫁到崔家，崔家確實不容易起疑心。」

「小姐想想看，當初若沒有小姐出手相救，裕兒早就一命嗚呼了，如今小姐有難，裕兒為小姐犧牲也是天經地義的事啊。」

咬著下唇，她總覺得良心過意不去，「這對裕兒太殘酷了。」

「小姐這麼說就不對了，裕兒到了崔家可是身分尊貴的少夫人，吃穿用度哪一樣比不上這兒？除了守著一個隨時會病死的崔家大公子，她的日子好過得很。」

「我還是先跟爹娘商量好了。」

「小姐，這事萬萬不可讓老爺和夫人知道。」翠花連忙阻止。

「此事關係重大，怎麼可能不讓我爹娘知道呢？」

「正是因為此事關係重大，小姐不但不能說，而且等裕兒上了花轎之後，小姐還得假裝這一切都是裕兒的計謀，如此萬一東窗事發，小姐才能保得住王家。」

沒錯，若是想置身事外，她就得這麼做，可是……

看到小姐拿不定主意的樣子，翠花又嘆了一聲，「我知道這對心地善良的小姐來說是很痛苦的決定，可是，我實在想不到更好的主意了。」

沉默了片刻，王嫣紅下了決定，「我爹娘本來就打算讓妳跟著我到崔家，若是想瞞著我爹娘，以後妳就得伺候裕兒了。」

「我明白，我跟在裕兒的身邊掩護她，小姐也比較安心。」

「這倒是，妳的腦子一向很靈活，萬一出了什麼狀況，妳還可以幫裕兒出主意。」

略微一頓，王嫣紅還有一個苦惱的問題，「裕兒若是不肯呢？」

「這得看小姐抱著多大的決心了。」

「這話怎麼說？」

「小姐應該很清楚裕兒的性子，小姐若說寧死也不願意嫁到崔家，裕兒怎麼可能坐視不管？」

是啊，裕兒是個善良體貼的人，怎麼可能讓她尋死呢？

「小姐一定要堅定自己的立場，千萬不可以動搖。」翠花不放心的叮嚀。

重重的吐了口氣，王嫣紅無奈的點頭道：「我明白，我只能對不起裕兒了。」

看到小姐吃下她做的栗子蒸糕，裕兒稍稍鬆了一口氣，「小姐，不管如何，日子還是得過下去，我們可以慢慢想法子，小姐可別再跟自個兒過不去。」

半晌，王嫣紅緩緩的吐出話來，「裕兒，我待妳如何？」

「小姐待裕兒很好。」

「我若有求於妳，妳會幫我嗎？」

「無論小姐要裕兒做什麼，裕兒都會全力以赴。」

聞言，王嫣紅站起身，咚一聲跪了下來，「裕兒，妳代替我嫁到崔家好嗎？」

嚇了一跳，裕兒語帶慌亂的上前扶起她，「小姐，這事萬萬使不得，裕兒怎麼可能代替得了小姐？」

「除了妳，沒有人可以代替得了我。」

「裕兒不明白小姐的意思。」

「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，妳都像個出生名門的大家閨秀。」

「裕兒遠遠不及小姐。」她原本就是出生名門的大家閨秀，卻因為叔叔謀害爹侵吞了家產，娘和她被趕出家門。娘帶著她準備投靠在杭州的舅舅，孰料路途遙遠，娘半路就病死了，她好不容易來到杭州，舅舅卻已經舉家遷離此地，她頓時失去了堅持，這才會病倒在王家的門外。

當小姐把她從鬼門關救了回來，她便把自己視為全新的生命，決心忘了過去，因此，她並沒有向小姐完全坦白自己的身世，小姐只當她爹是個落魄潦倒的書生，她會讀書識字全是由於爹爹的關係。

「裕兒，我知道這對妳太殘酷了，可是，我一想到往後歲歲年年都得守著一個隨時會病死的人，我就好害怕。」

「裕兒明白小姐的心情，可是萬一教崔家知道我們偷梁換柱調了包，將會禍及整個王家。」

「崔家遠在揚州，沒有人見過我的相貌，他們不會發現妳冒名頂替。」

咬著下唇沉思，裕兒遲疑的說：「這對崔家大公子是不是太不公道了？」

「我想崔家大公子更不想娶個死人。」

裕兒一驚，她不安的問：「小姐何出此言？」

「我寧可自縊，也不要嫁到崔家！」王嫣紅決然說道。

這可把裕兒嚇壞了，她膽戰心驚的喊道：「小姐，妳千萬不可意氣用事！」

「日復一日守著一個快死的人，這種日子難道比死了還好過嗎？」

裕兒幾度在生死邊緣徘徊，她深知生命的可貴，可是嬌貴的小姐怎麼會懂呢？

輕聲一嘆，王嫣紅楚楚可憐的說：「裕兒，我知道自己太強人所難了，這事跟妳無關，妳可以不管我的死活。」

她怎麼可能不管小姐的死活？「老爺和夫人不會答應。」

「我知道，所以這事絕不可以告訴我爹娘。」

「小姐怎麼可能瞞得了老爺和夫人？」

「蓋頭一蓋，沒有人會知道坐上花轎的新娘子是妳。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裕兒，我會安排得天衣無縫，除了我、妳和翠花，沒有人會知道。」

良久，裕兒終於點頭了，「小姐怎麼說，裕兒就怎麼做。」

王嫣紅激動得握住她的手，「裕兒，我會一輩子記得妳的大恩大德。」

「小姐言重了，若沒有小姐，裕兒早就化成一縷幽魂，小姐只要答應好好照顧自己，別再老是跟自個兒的身子過不去，裕兒就了無遺憾了。」小姐每次鬧脾氣就不吃不喝，實在教人放心不下。

忍不住紅了眼眶，王嫣紅無聲的道了一句「對不起」，然後鄭重的點了點頭，「我答應妳，我會好好照顧自己。」

裕兒原本以為，她可以平平安安的待在王家當一輩子的奴婢，沒想到卻必須冒名頂替小姐遠嫁揚州崔家，不知道未來會如何？

挨著窗邊，崔濬慵懶的斜靠在坐榻上，萬般無聊的欣賞院子裡面已經漸漸蕭索的秋色，除了不時響起的咳嗽聲，四周寂靜得像個廢墟似的。

進了房間，看到主子又任性的待在他最愛的地方吹風，張山慌慌張張的跑過來準備關窗，「大少爺，外頭風大，您這樣子容易著涼。」

「別關，你不要壞了我的興致。」其實，他對任何事物都提不起興致，他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早早踏上黃泉路，可他這個破身子硬是熬了二十二載，他覺得老天爺故意跟他過不去。

「大少爺別為難小的，若是教大夫人瞧見了，小的又要挨罵了。」

送上一個白眼，崔濬意興闌珊的道：「我不是常常告訴你，言語最無情了，人家說的話要挑著聽，尤其是不悅耳的話要左耳進右耳出。」

「小的已經習慣挨罵了，沒什麼大不了，小的關心的是大少爺的身子。」

擺了擺手，他不耐煩的說：「你別跟我嘮叨了。」

「過些日子小的就不會再跟大少爺嘮叨了，這會兒您就別跟小的計較了。」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大夫人已經幫大少爺挑好了黃道吉日成親，以後有少夫人盯著您，哪用得著小的來嘮叨？」

微蹙著眉，他淡漠一笑，「難道我娘以為沖喜就可以讓我的身子轉好嗎？」

「大少爺也該成親了。」

「若是大夥兒認為我應該成親，我就成親好了，不過，我這個破身子恐怕沒辦法親自去迎親。」說著，他又咳了起來。

這一次，張山二話不說把窗子關上，他真的搞不懂大少爺的心思，「大少爺幹麼老是跟自個兒的身子過不去？」

「生命無常，我可不想成天大驚小怪。」

「我相信大少爺只要好好保重自己，您一定可以長命百歲，至於迎親的事，二少爺會代勞，您只管待在府裡等著拜堂成親。」

「難道他們不擔心我連拜堂的力氣都沒有嗎？」

「小的會在一旁伺候大少爺。」

唇角掠過一抹冷笑，崔濬語帶諷刺的說：「總而言之，這事已經做好了萬全準備是嗎？」

「大少爺什麼都別想，把身子養好比什麼都重要。」

「哪家姑娘願意嫁給我？」

「大少爺忘了嗎？大夫人在您小時候就訂下這門親事，對象是杭州王家的小姐，聽說是位才貌雙全的姑娘。」

「是嗎？我還以為是我娘從哪個窮人家買來的，好人家的姑娘怎麼願意嫁給我呢？」略微一頓，他像在自言自語的接著道：「這位姑娘肯定不知道自個兒要嫁給什麼樣的人。」

「這事小的就不得而知了。」

「不過，她就是知道了又能如何？這事想必由不得她吧。」崔家財大氣粗，恐怕只有官宦權貴才有膽量對抗。

「大少爺別胡思亂想，等王家小姐嫁過來以後，大少爺要好好疼愛她。」

幾個輕咳，崔濬疲倦的說：「我累了，我想歇會兒。」

「是。」張山連忙上前扶他。

「不必了。」推開張山，他步伐緩慢卻堅定的走回內室。

轉眼間就到了大喜的日子，在王嫣紅的安排下，再加上翠花的掩護，裕兒被送上了花轎，然後在熱鬧的噴吶聲中風風光光的嫁到了揚州崔家。

喜房內，裕兒忐忑不安的等著新郎官拿起喜秤掀蓋頭，可是等了許久，就是不見對方採取行動，不過，她清楚的感覺到他就在幾步之遙的前方。

「咳！」崔濬疲憊的坐在椅子上，雖然他沒有親自前往杭州迎親，可是折騰了一天下來，他已經虛弱得有如風中殘燭。

聽見他咳嗽的聲音，裕兒擔心的想掀了蓋頭過去瞧瞧，不過她還是忍了下來。

握住喜秤，勉強撐起身子來到床沿，他總要掀了新娘的蓋頭才能躺下來。

終於，蓋頭掀了，他還來不及看一眼羞答答的新娘，一陣猛烈的咳嗽聲便從他嘴裡溢出，他手中的喜秤無力的掉落在地。

忘了羞怯，裕兒忙不迭的扶住他，「夫君！」

身子輕顫，崔濬聞到一股淡淡的藥草香，這是從他娘子身上傳來的味道，他不禁抬頭一瞧，兩人四目相對，那雙清澈深邃的眸子教他的心房不由得震了一下。

「我給夫君倒杯水。」她憂心的看著他蒼白的臉色。

推開她的手，他往後背靠著床柱，趁機收拾自己一時失神的思緒，「沒事，這是老毛病了。」

「我瞧夫君累了，夫君還是早點安歇吧。」

「我這種破身子，折騰了一天下來怎能不累呢？」眉一挑，他冷颼颼的接著一問：

「妳早知道我是個只剩下半條命的人？」

這教她如何回答？說「是」，她像在詛咒他，說「不是」，也不是這麼回事。

「妳不想嫁給我是嗎？」

她是不想嫁給他，因為她不是王家的千金。

見她不發一語，他知道她是默認了，可是也不知道怎麼了，胸口莫名的燃起一把怒火，「為何不回答我？」

半晌，她輕柔的反問：「夫君總是如此咄咄逼人嗎？」

崔濬微微一怔，他怎麼會如此失常呢？

「從夫君的氣勢來看，我相信夫君會長命百歲。」

唇角勾起一笑，崔濬像是讚美，又像是在諷刺地道：「妳的嘴巴也挺機靈的嘛！」

「我只是說了該說的話。」經過那麼多磨難，她早就學會壓抑自個兒的喜怒哀樂，可是今兒個為何管不住自己呢？

「很好，我可不想娶個唯唯諾諾、什麼話也不敢說的女子為妻。」

「往後我會有話直言，若是因此令夫君不悅，夫君可別跟我嘔氣。」

「我瞧妳膽子大得很，會擔心我嘔氣嗎？」

「我們是夫妻，夫君老擺著一張臉，我怎麼會好過呢？」

「不好過也得過，我是個天天離不開湯藥的人，脾氣向來不好。」

她明白他的心情，拖著一個要死不活的身子，這種滋味絕對不好受，可是，這會兒他倒像是在向她下戰帖，擺明告訴她，他就是想跟她過不去。

「我想再跟妳說幾句話，可惜我真的乏了，妳請張山進來伺候我更衣。」除了張山，他不曾跟人家說那麼多話，而且情緒還如此激動，今兒個他真的太失常了。

「我來伺候夫君。」

「我要張山伺候我。」他彆扭的瞪著她。

「我是夫君的娘子，理當伺候夫君。」

「妳想……」他急促的咳嗽了起來。

嚇了一跳，她慌張的伸手輕拍他的後背，「夫君別激動。」

粗魯的推開她，崔濬乾脆直接穿著喜服倒在床上，胡亂的拉起被子蒙住頭睡覺。裕兒愣愣地站在原地，這位崔家大公子也未免太孩子氣了，不過想想，她自個兒也不對，她幹麼不順服他？他身子骨不好，她更應該遷就他，怎麼反而因為他隨便幾句話，過去在濟南那不服輸的梅裕兒就冒了出來？

甩了甩頭，今兒個她是一時亂了思緒，往後再也不會了。

次日天明，因為醒來就見不到崔濬，裕兒只好在翠花的陪同下單獨前去向公婆敬茶，他們見到她一個人似乎一點也不奇怪，只是送了一份昂貴的見面禮，囑咐她盡快為崔家添後。

回到崔濬所住的梅苑，她還是見不到他的身影，問了梅苑的丫頭們，沒有一個人知道。

他會去哪裡？是不是還在跟她嘔氣，因此才躲著她？

她何苦為他擔心？既然他不想見到她，她就稱他的心如他的意，況且，他是這兒的主人，若是出了事，府裡早就鬧翻天了，怎麼可能如此平靜？崔府那麼大，她恐怕要花不少工夫才能熟悉這裡，不妨趁這個時候四處轉轉瞧瞧。

不過，當她忙著尋找崔濬的時候，翠花已經溜得不見人影了，大概忙著跟這裡的人打關係，萬一回來見不著她，肯定要嘮叨個幾句。

雖然她此時的身分是翠花的主子，可她終究是個冒牌貨，翠花還是沒法子改變她們原來的相處模式，不過當著外人的面，她倒也懂得分寸。

回到房裡，她坐下來喝了一杯茶，想想又覺得很不安，不管如何，崔濬是她的夫君，她不可能對他不聞不問。

起身再度走出房間，她正好看到張山，徘徊在嘴邊的話不知不覺就脫口而出，「張山，大少爺呢？」

「若不在房裡，大少爺就是待在書齋，少夫人有事嗎？」

「沒事，書齋在哪裡？」

略微一頓，張山婉轉的道：「大少爺待在書齋的時候，不喜歡人家打擾。」

「我不會打擾他，我會靜靜的待在一旁。」

「除了獲准打掃的丫頭和小的，大少爺不許任何人踏進書齋一步。」

「他身子骨不好，我理當時時刻刻守在身旁伺候。」

踟躕了一下，張山決定給她提個醒，「不瞞少夫人，大少爺的性子比較彆扭，不喜歡人家一直跟在身邊，他就老嫌小的太嘮叨了，少夫人對大少爺可別心急。」經過昨夜的接觸，她已經很清楚他有多麼彆扭多麼難纏。

「他都在書齋忙些什麼？」她不妨利用這個機會多瞭解他。

「看書畫畫，少夫人用不著擔心大少爺，累了他就會回房歇著。」

不過，張山卻忘了說，崔濬有時候會在書齋待上一天一夜，他唯一感興趣的就是畫畫，當手握著畫筆，他就會忘了自個兒是個要死不活的人。

「他很喜歡看書畫畫嗎？」

「是啊，大少爺尤其喜歡畫梅花，大少爺畫的梅花無人能比。」

「是嗎？」怎麼會如此巧合呢？她不自覺的摸著胸口，「不知道我能否一睹他畫梅花時的風采？」

「這不太容易，大少爺不喜歡張揚，府裡的人都不清楚大少爺喜歡畫梅。」突然意識到自己說太多了，張山連忙補上一句，「少夫人千萬別讓大少爺知道小的在您面前嘀咕了這麼多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這會兒要用午膳了，他會回房用膳嗎？」

「待會兒我會把午膳送到書齋。」

「可以請你告訴我書齋在哪裡嗎？」

「書齋的門關著，少夫人去了也沒用。」

「我只是想知道書齋位在何處。」

「沿著曲廊一直往裡頭走，走到底的那一間就是書齋。」

「我知道了。」看著張山走出梅苑，裕兒轉身順著他的指示來到書齋。如同他所言，書齋的門關著。

幾度提起手來又放下，她沒聽見他咳嗽的聲音，這就表示他此刻安好。罷了，她還是回房等他吧！

## 第二章

一會兒對著房外張望，一會兒回頭看著桌上婢女不久之前送來的湯藥，裕兒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崔濬怎麼還不回房？他是不是忘了該用湯藥了？張山說他累了就會回房歇著，可是等到那時候，湯藥說不定已經冷了。

此時已經是亥時，不能再等了，她還是直接去書齋找他好了。

取來斗篷穿上，她來到書齋，在門上敲了敲，「夫君，時候不早了，你該歇著了。」靜悄悄的，沒有任何回應，沒法子，裕兒只能再敲一次門。

「夫君，你還好嗎？」她開始擔心了，萬一他在裡面出了什麼事怎麼辦？還是一片寂靜，這教人不由得更擔憂了。

看樣子，她得採取比較激烈的手段，「夫君再不出個聲，我只好驚動府裡的侍衛了。」

須臾，崔濬在裕兒準備轉身討救兵之前開口了，「妳是嫌一個人不夠吵，還想拉其他的人過來湊熱鬧嗎？」

鬆了口氣，她輕柔的道：「夫君在書齋忙了一天，也該回房歇著了。」

「我累了自然會回房歇著，這事用得著妳來嘮叨嗎？」

他的口氣像在對下人訓話似的，想必是存心氣她，不過，她已經告誡過自己要遷就他，不可再跟他生氣。

「還有，夫君該用湯藥了。」

「先擱著吧。」

「再繼續擱下去，湯藥就冷了。」

「那妳把它喝了。」他說得理所當然，因為他本來就不準備用那些湯藥。

裕兒蹙眉，她知道他愛鬧彆扭，可是，他怎能說出如此任性的話？「人家辛辛苦苦幫你熬了湯藥，你怎麼可以一點也不珍惜？」

哼！他冷笑道：「辛苦熬藥的人又不是妳，妳何必那麼在乎？」

一時之間，她竟然不知道如何應答，腦海裡突然閃過一個念頭——她為了一碗湯藥站在這兒受罪值得嗎？

「妳回去歇著，別在這兒煩我。」

無論是否值得，她倒是可以確定一件事，這位崔家大公子真的很有本事教人家動氣。「若是你不回房用湯藥，我就一直待在這兒。」

「妳……」他突然急促的咳了起來，這個女人實在麻煩！

「你別這麼激動，那些湯藥是為了你好，又不是要毒害你。」

「我這個破身子用再多湯藥也無濟於事。」

「無論你說什麼，都得把湯藥喝了。」不管他有多難纏，她都不會認輸。

過了片刻，書齋的門終於打開來了，崔濬惱怒的瞪著她，「你怎麼如此固執？」展顏一笑，裕兒不疾不徐的道：「夫君不也一樣固執嗎？」

「你……好，我隨你回房。」轉身把書齋的門掩上，他率先舉步踏上曲廊。

「慢著。」她連忙解下身上的斗篷幫他披上。

他應該拒絕她的體貼，再說，他的書齋裡頭就有斗篷了，可是當她的體溫透過斗篷將他包圍，四周的寒氣一下子離他好遠好遠，他就捨不得解下斗篷。

回到寢房，他不發一語的拿起盛著湯藥的碗走到角落的花几前面，手一斜，碗裡的湯藥便倒進了盆栽裡面當養分。

裕兒傻眼了，她不敢相信他會做出這種事，當初她娘會病死在半路上，就是因為沒錢買藥，沒想到他卻如此任性的把這麼昂貴的湯藥浪費掉。

「我回書齋了。」他說得瀟灑。

「你太過分了，怎麼可以糟蹋這些辛苦熬出來的湯藥呢？」她很想告訴自己算了，他想怎麼樣就怎麼樣，可是，她就是沒辦法管住自己的嘴巴。

「這些湯藥又不是你辛苦熬出來的，我如何處置輪不到你來插嘴。」

「雖然這些湯藥不是我熬的，可是……」說到一半，她連忙打住，如今她的身分是王家千金，不可能因為浪費這些湯藥就感到心疼。

「怎麼不說了？」

「你不會覺得良心過意不去嗎？」她跟他說說道理好了。

「我就是不想用這些湯藥。」

「你不想用這些湯藥，就如此隨意糟蹋，你可曾想過爹娘多麼為你擔憂？」

「我本來不想糟蹋這些湯藥，我剛剛不是要你喝掉嗎？你不喝，這怎麼可以怪我呢？還有，若是天要亡我，再多的擔憂也於事無補。」

瞪著他半晌，她只能說出一句話，「我不會再容許你如此任性妄為。」

唇角微微上揚，他挑釁的道：「你又能如何？」

「你很快就會知道了。」

天一亮，裕兒就急急忙忙請梅苑的丫頭把張山找來，她決定親自動手幫崔濬熬藥，這麼一來，她就有理由在乎他是不是把湯藥喝了。

「不知道少夫人找小的有何吩咐？」張山不著痕跡的打量少夫人的表情，他已經料到大少爺和少夫人之間不會太平靜，大少爺難以親近，少夫人急著靠近大少爺，兩個人不同調，頭疼的人當然是他這個平日伺候大少爺的人。

「張山，你可知道是誰在幫大少爺熬湯藥嗎？」

「膳房有固定的丫頭會幫大少爺熬藥，怎麼了？湯藥有問題嗎？」

搖了搖頭，她笑盈盈的說明自己的決定，「我想以後親自幫大少爺熬藥。」

張山怔了一下，這個情況有點出乎他的意料，「熬藥可是很辛苦的差事，怎麼可以讓少夫人受這種罪？」

「伺候夫君原本就是我該做的事情，我不覺得辛苦。」

張山實在是左右為難，難得少夫人有這份心，可是又怕委屈了她。

「我對草藥略有研究，你只要把大少爺用藥的藥方和藥材交給我就成了。」

沉吟片刻，張山小心翼翼的回道：「少夫人，小的只是個下人，這事恐怕作不了主，萬一老爺和大夫人怪罪下來，小的可承擔不起。」

「這事我會親自向爹娘稟明，這樣你是不是可以安心了？」

「這……這樣子好了，這事交給小的，小的會向老爺和大夫人請示。」

「好吧，你立刻向爹娘稟明，我去膳房拿藥方和藥材。」

呃……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？這會不會太急了？罷了，這會兒他可沒有時間傷腦筋，還是趕緊向老爺和大夫人請示吧。

進了膳房，裕兒強行接過熬藥的差事，這對她來說是個很快樂的活兒，梅家經營藥材買賣，她打小就對藥材特別有興趣，她就喜歡藥材的香味，每次需要熬藥，她總是搶在前頭。

終於熬好湯藥，她連忙端回寢房，還好崔濬正在坐榻上看書，她用不著像昨夜那樣上書齋跟他隔著門交戰。

「夫君，你該用湯藥了。」

斜睨了她一眼，他的口氣好像她是個有理說不通的蠻子，「妳是腦子有問題，還是耳朵聽不明白？我不喝湯藥，妳怎麼還不死心？」

彷彿沒聽見似的，她直接把湯藥端到坐榻旁邊的几案上，「你別拖拖拉拉了，趕緊趁熱把這些湯藥喝了。」

怎麼會有這麼難纏的女人？算了，他還是直接用行動向她證明自己的決心。

崔濬剛剛站起身，都還沒有動手，裕兒就看出他的企圖了，「這是我費了一個時辰為你熬出來的湯藥，你不准倒掉。」

怔了怔，他半信半疑，「這是妳親手為我熬的湯藥？」

回以一笑，她像在向他下戰帖的說：「往後我都會親手為你熬藥，而且我會看著你把這些湯藥喝了。」

「若說我還是堅持不用湯藥呢？」他不打算輕易妥協。

「我就不吃不喝，直到你願意用湯藥為止。」

崔濬冷笑，他根本不相信她會玩真的，「是嗎？」

「你想試試也無妨。」她不怕向他證明自己的決心。

他會服輸嗎？若是因為這點恫嚇他就任她宰割，這豈不是太可笑了嗎？況且他根本不相信她這個千金之軀可以忍受得了饑餓，所以，他再一次當著她的面把湯藥倒掉，他倒想看看她有多大的本事……崔濬突然覺得日子似乎變得有趣多了。

裕兒知道，如今她的身分是「王嫣紅」，不應該用不吃不喝這種方式向崔濬證明自己的決心，可是她顧不得那麼多了，她決定讓那個不服輸的梅裕兒主宰此事，因為她面對的人是愛鬧彆扭又難纏的崔家大公子，如果太軟弱，她是不可能贏得了他的。

「翠花，請妳將晚膳撤下去。」

「妳已經一整天沒吃了。」翠花才不在意她是否會餓死，只是如今這個丫頭的身份是她的主子，她可不能眼睜睜看著她餓肚子。

「我知道。」她已經餓得身子發抖了，這種滋味可真是不好受。

「妳幹麼不吃不喝？」翠花實在搞不懂她在玩什麼把戲。

微微一笑，她有氣無力的說：「妳可以將此事告訴張山嗎？」

「為什麼要告訴張山？」

「張山一定會將這件事情告訴大少爺。」

翠花皺眉，不悅的問：「妳是不是跟姑爺鬧脾氣？」

「不是，妳可以幫我轉達嗎？」

「我會告訴張山，可是，我得提醒妳一件事，小姐是千金之軀，她絕不可能挨餓，妳可別玩得太過火了，免得教人家起疑心。」翠花的口氣難掩對她的輕蔑，即使換了一個身分，卑賤的丫頭也不可能真的變成尊貴的小姐。

裕兒淡然一笑，她很清楚翠花的心思，「小姐每次鬧脾氣時不也是不吃不喝嗎？一個人若有所求，沒有什麼是不可為的，我們別自亂陣腳，人家就不會生疑。」

「我只是好意提醒妳，千萬別教人家對妳起了疑心，出了事，妳恐怕承擔不起。」

「翠花，我很清楚出了事會有多嚴重，我會謹言慎行。」

「我若是妳，便會想法子討大少爺歡心，而不是惹惱他，真搞不懂妳的腦子裡面在想什麼。」翠花就是討厭裕兒這副纖細柔弱的樣子，盡會裝可憐乞求同情，真是令人作嘔。

「我有不可不為的道理。」

「這會兒妳是我的主子，我管不了妳，不過，妳可別害我在這兒沒好日子可過。」因為大夫人有令，府裡上上下下都不能怠慢她們這對主僕，翠花很快就在僕役之間建立關係，她在這兒的日子可得意了。

「這是大少爺和我之間的事，我會小心行事。」

「好吧，若是妳想吃什麼，妳再告訴我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謝謝。」

翠花隨即端著晚膳走了出去。

裕兒耐著性子等待崔濬回應，可是想想，萬一他置之不理，那可怎麼辦？說出去的話如潑出去的水，她就是餓死也得堅持到底，否則以後她說什麼話，他都不會當一回事……

現在，她只能祈求老天爺了。

扔下手中的畫筆，崔濬一把揉掉書案上的畫紙，今兒個是怎麼了？老覺得胸口很悶，雖然梅花清冷的姿態已經浮現腦海，但他卻是怎麼也無法訴諸於紙上。

叩叩叩——

張山的聲音從門外傳來，「大少爺，小的給您準備了一些點心。」

「進來吧。」

書齋的門開了又關上，張山把盛著點心的托盤擺在几案上。

「大少爺，您先歇會兒，進點參茶和點心，巧娘為您做了翡翠燒賣。」巧娘是張山的妻子，她在崔家的膳房當差。

點了點頭，崔濬起身來到几案旁邊的椅子坐下。

看到主子胃口不錯的享用茶點，顯然心情還不錯，張山趕緊趁這個機會弄清楚一件事情，「小的剛剛聽到一件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少夫人也不知道在鬧什麼脾氣，今兒個都沒吃沒喝。」

手一僵，崔濬沒有胃口了，「她真的一整天都沒吃沒喝？」

「我問過膳房，今兒個丫頭送去給少夫人的膳食全部原封不動退回去了。」

「看樣子，她並不是隨便說說……」雖然他不認為她能說到做到，可是，他也不是真的那麼無動於衷，所以他一整天都關在書齋，拚命的想借著畫梅轉移心思，然而心裡畢竟有所掛慮，最終也不過是毀了一張又一張的紙。

聞言，張山終於確定這件事真的跟主子有關了，「大少爺是不是說了什麼少夫人不愛聽的話？」

「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，我怎麼知道她愛聽還是不愛聽？」

「少夫人剛剛嫁過來，大少爺就多讓著她一點嘛。」

「笑話，我是個要死不活的人，她才應該遷就我吧！」

「無論如何，眼前最要緊的是讓少夫人進食，否則，少夫人萬一出了什麼事，讓人以為我們崔家虐待人，那可就不好了。」

「她自個兒要餓肚子，這跟我們崔家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如今她身在崔家，不管發生什麼事都跟崔家有關。」

崔濬略微一頓，態度強硬的說：「她受不了自然會進食，你用不著替她擔心。」

「小的怎能不擔心呢？大夫人就是怕我們怠慢了少夫人，還特地交代下來千萬不可以讓少夫人受到委屈，這會兒發生這種事，我們可慘了。」

送上一個白眼，崔濬沒好氣的說：「你等著瞧，明兒個一早她就會乖乖進食。」

「我們還不清楚少夫人的性子，也許她比大少爺以為的還要固執。」

「是嗎？我們就趁這個機會摸清楚她的性子好了。」放下手中的筷子，崔濬再度移回書案後面。

「大少爺不回房瞧瞧嗎？」

「餓個一天不會死人。」

「若是真的死人，那可就不得了了。」

擺了擺手，他厭煩的說：「你不要嘮叨了。」

張山嘴巴是閉上了，不過，他還是不肯死心的站立一旁，雖然他搞不懂大少爺的心思，可是他有一種感覺，大少爺並不是真的那麼不在乎。

再度拿起畫筆，可是他惦念的人卻是他的妻子，她像個幽魂似的在他眼前徘徊，他根本沒法子靜下心來。

嘆了口氣，他投降了，她的目的達到了，「我去瞧瞧吧。」

「是。」張山連忙取來斗篷幫他穿上。

瞪著她，崔濬懊惱的說：「妳總是這麼固執嗎？」

裕兒回以嬌弱的一笑，太好了，她真擔心他會置之不理，如此一來，她能否繼續堅持下去就很難說了。「我認為對的事情，我就會堅持到底。」

「妳想早我一步升天，我倒是不在乎，可是我若因此蒙上虐妻的罪名，那可就划不來了。」他是投降了，然而嘴巴上還是不肯讓她好過。

「我是自個兒不吃不喝，你犯不著擔心會蒙上虐妻的罪名。」

「這是妳自找罪受，當然與我無關，可是，總是有些人見不得人家好過，無中都可以生有，加油添醋也不算什麼，不是嗎？」

「你連自個兒的身子都不關心了，還會在乎閒言閒語嗎？」

「此事關係崔家名聲，我想置之不理也不行。」坐了下來，他像個大老爺似的說：「湯藥呢？」

「我這就去膳房幫你熱湯藥。」她急忙站起身，卻忘了自個兒因為一天沒有進食渾身無力，若不是崔濬手腳夠快，她已經摔倒在地了。

「對不起，我這會兒一點力氣也沒有。」她輕輕扯動唇角擠出一個笑容。

瞪了她一眼，他回頭喚道：「張山。」

頃刻，張山走了進來，「大少爺有何吩咐？」

「你去準備一些吃的過來。」

「是。」張山笑盈盈的轉身退了出去。

嘆了口氣，他扶起她坐回椅子上，「夜深了，今晚的湯藥就免了。」

這會兒她連走出房門口的力氣都沒有，更別說是上膳房熱湯藥，反正她已經達到目的了。「今晚可以免了，可是從明兒個開始一次也不能免。」

「妳可知道那些湯藥有多苦嗎？它們對我而言不過是活受罪。」他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口氣像在撒嬌。

「良藥苦口。」

「雖然我答應用湯藥了，可是我有個條件，若不是妳熬的藥，我可不喝。」他的妥協全是由她的關係，所以她偷懶一次，他就免受一次罪。

「我不會偷懶。」

「妳別高興得太早，那些湯藥對我一點幫助也沒有。」

「你老是把那些湯藥倒掉，那些湯藥又怎麼可能幫助你？」

「我就是知道，所以妳別抱太大的期待。」他只有當著他娘面前喝過幾次湯藥，之後，每次湯藥都變成花草的養分，既然他連命都不想要了，又何必為難自己？歪著腦袋瓜瞅著他，她巧笑倩兮的道：「你要不要跟我打個賭？」

「打賭？」

「一個月後，若是那些湯藥真的可以幫助你，無論是否由我為你熬藥，你都得喝了。」不然未來若是她的身分不幸曝了光，她就不可能再為他熬藥了。

崔濬若有所思的皺著眉，像是在盤算這個賭注是否划算，須臾，他反問道：「如果對我無益，妳就不會再逼我喝湯藥了是嗎？」

「既然對你無益，我又何苦勉強你？」

「好，我跟妳賭了。」

「我們打勾勾。」她伸出手，他也爽快的伸手跟她拉勾。

這時，門上傳來輕輕的敲打聲，張山端著幾盤點心走了進來，「少夫人，時候不早了，小的只能弄到幾道點心，您先將就著用吧。」

「謝謝，有得吃就好了。」

「張山，你可以回房歇著了。」

「是。」張山樂得讓他們兩個單獨相處，離開之時，他體貼的順道帶上房門。

瞧她那副嘴饞的樣子，他眼中不經意的流露出一絲溫柔，「吃吧。」

點了點頭，她抓起一個包子咬了一口，邊咀嚼邊笑著說：「好吃！」

「這會兒給妳吃什麼，妳都會說好吃。」他是怎麼了？竟然覺得她吃東西的樣子真是可愛極了。

「這真的好吃，你要不要來一個？」她隨即抓了一個包子給他。

「不要。」他就是不想稱她的心如她的意。

「吃嘛。」她撒嬌似的對他一笑。

心房猛然抽動了一下，她嬌媚的笑容比盛開的百花還艷麗動人，崔濬失神的接過包子塞進嘴裡。

「好吃對不對？」

「……妳慢慢吃，我乏了，先去歇著了。」他狼狽的站起身走回內室。

老天爺！他怎麼會像個傻子似的任她牽著走？這一定是一時中了邪，睡上一宿，明兒個一早醒來就沒事了。

裕兒完全沒有意識到他的心情起伏，她還沉浸在快樂的氛圍中，手中的肉包子吃進嘴裡竟然變成了甜包子。

隔天一早，看到崔濬爽快的喝下湯藥，裕兒開心的笑了，「其實，湯藥並沒有你以為的那麼苦，是不是？」

皺著眉，他沒好氣的說：「妳也來一碗不就知道了嗎？」

「我又不需要，何必白白浪費湯藥？」這麼說似乎不妥，可是身分的改變並不能隱藏她的本性，她就是捨不得糟蹋藥材。

「崔家不會把這點小錢放在眼裡。」

「我知道，可是小錢也是錢啊。」

崔濬不得不承認，她帶給他一種不可思議的驚奇，原本他以為自個兒娶的是個嬌生慣養的千金之軀，可是除了舉止和氣質，她並沒有一絲絲嬌貴之氣，他突然有個念頭——娶她為妻也許是件好事。

眉一挑，他語帶挑釁，「我瞧妳根本是個膽小鬼，妳不敢試湯藥的味道。」

咯咯咯的嬌笑起來，裕兒搖了搖頭道：「你別想用激將法逼我，我不會上你的當。」他感覺自個兒的呼吸瞬間被她奪走了，為何她的笑靨可以如此動人心魄？甩了甩頭，他收起紛亂的思緒，又開始在兩人之間拉起距離，「妳是不是很怕守寡？」

「嗄？」

「妳費盡心思要我用湯藥，不就是想延長我的壽命嗎？」

她覺得很迷惑，他們剛剛的氣氛還很融洽，怎麼轉眼間就變了樣？「我關心的不是自己，而是你寶貴的生命。」

沉默了半晌，他忍不住想問：「若我不是妳的夫君，妳還會關心我是死是活嗎？」板起面孔，她一臉嚴肅的說：「每一個生命都是娘親辛苦懷胎生下，這無關你的身分，若是教我遇見了，我都不可能坐視不管。」

「真是可惜，我沒法子印證妳此言是否出於真心。」其實，他心裡頭很開心，他喜歡她不是出於利益考量的關心。

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罷，這不重要，你願意珍視自個兒的生命就夠了。」

「我說過了，妳到頭來只是白費心思。」

嘴巴一噘，她不服氣的說：「我們約定的期限還沒到，你可否不要老是潑我冷水？」

「我是好意提醒妳。」

「本姑娘的記性很好，用不著你來提醒我。」

略微一頓，他像在嘲笑似的說：「我實在想不明白，妳為何不祈求上蒼早一點收了我的命？這對妳來說反而是一種解脫，再說，我也不是這麼壞心腸的人，我會在死前先休了妳，等回到王家，妳就可以再覓良緣。」

「你這個人怎麼老愛說一些惹人生氣的話？」她懊惱的輕蹙娥眉。

「我是說真心話，難道妳想一輩子守著一個要死不活的人嗎？」

「我會讓你變得身強體健。」她看過他的藥方，那些藥材主要目的都是為了幫他強身補氣，由此推斷，他應該沒有生什麼大病。

崔濬淡淡笑了，略帶嘲弄的說：「妳以為自個兒是華陀再世嗎？」

「毋須華陀再世，你也可以身強體健。」

「我看妳是在說夢話。」

「我知道你很難相信我說的話，我們就拭目以待，不過，你可別再那麼任性妄為，老愛做一些對自個兒身子無益的事，像是成天悶在書齋……」

「妳總是這麼嘮叨嗎？」

「若是你可以商量，我就不會這麼嘮叨了。」

「我們為何不來個井水不犯河水？如此一來，我們都可以清靜的過日子。」

「你若是陌生人，我會接受你的提議，可惜你不是。」

咳！他又開始咳了起來，擺了擺手，不耐煩的說：「妳這顆頑石怎麼也點不通，我懶得再跟妳浪費口舌了。」

「好，我不跟你嘮叨，我只想再提醒你一件事，記得每天早晚要服用一次湯藥，我會準備好湯藥在房裡等你。」

「我不記得，妳就會放過我嗎？」

「你別說這種任性的話，你又不是小孩子，不會忘了我們之間的約定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我去書齋。」他得趕緊逃離她，這個女人總是搞得他心浮氣躁。

嘆了口氣，原本以為他答應用湯藥了，他們之間的關係也跟著改變了，看樣子，她恐怕把事情想得太過美好，不過話又說回來，如今已經比初來之時好多了，她相信只要再加把勁，他們的關係會更好。

### 第三章

因為她的存在會帶給下人困擾和不便，裕兒不得不把熬藥的差事從膳房移到梅苑，其實，這對她來說也比較自在，她明明不是崔家的少夫人，可是硬要扮演這個角色，她難免演得蹩腳，不過這麼一來，翠花就有意見了。

「若是小姐，她絕不會做這種事情，妳怎麼會幹出這種蠢事呢？」如果裕兒是在膳房熬藥，她還可以假裝不知道此事，可是她都把這事擺在她眼前了，她怎麼可能看不見呢？這個丫頭分明是在找她麻煩。

「我只是做我該做的事。」

唇角冷冷一勾，翠花譏諷道：「丫頭就是丫頭，當上尊貴的少夫人還是改不了骨子裡的卑賤。」她似乎忘了自個兒也是個卑賤的丫頭。

裕兒沉默以對，她無法否認忘不了嘗盡苦頭的日子，記得失去，方能珍惜擁有，若沒有親身經歷，又怎能明白這其中的道理？雖然翠花從小就被賣到王家當丫頭，不過，因為有幸跟著小姐，她不曾吃過苦頭。

「妳想要吃苦受罪，我沒什麼意見，不過妳也要替我想一想，妳這個『小姐』在熬藥，我卻待在一旁納涼，人家會怎麼說我？」翠花越說越生氣。她們在王府的時候，這個丫頭害她老是挨小姐的罵，如今來到崔家，又想害她不好做人，這個丫頭的八字肯定跟她相沖。

「我堅持親自為大少爺熬藥，妳也是莫可奈何，我想不會有人為難妳。」

「妳這麼想，別人可不是這麼想。」

「妳向來能言善道，一定可以跟大夥兒解釋清楚。」裕兒語氣一直淡淡的。若不是自己能言善道，她的行徑早就惹來議論了……就在這時，翠花眼尖的瞥見崔家二公子帶著貼身小廝小六來到梅苑，連忙大聲的道：「小姐，妳可是金枝玉葉，這種事還是讓翠花來做吧。」

「……不用了，我想自個兒來。」若非太清楚翠花這種人前人後不一的行事風格，她很可能會反應不過來。

「可是，如果教人家瞧見了肯定會有閒言閒語。」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崔齊問道。不同於崔濬文弱書生的氣質，他生得威風凜凜，比較特別的是他的耳垂有個月牙形狀的胎記。

翠花一副很高興看到他的樣子，「二少爺，您來得正好，我家小姐堅持幫姑爺熬藥，不管我怎麼說，她就是不聽勸。」

「嫂子，這是下人幹的活，怎能勞妳費心？」崔齊一臉嚴正的說。

「小叔此言差矣，伺候夫君是我的責任。」

崔齊眼神閃過一抹銳利的光芒，態度轉為輕鬆，「大哥不容易與人親近，又愛鬧脾氣，伺候大哥這麼難纏的人，真是難為了嫂子。」

「那可不，但我會比他更難纏。」

「嫂子真愛說笑。」雖然代兄長前去杭州迎親，可他卻是今日才見到嫂子的廬山真面目，她看起來纖細溫馴，不像是那種難纏的女人。

「不說笑，我這個人可是很固執的，碰到我，頭疼的人是他。」一想到他乖乖的把湯藥喝了，裕兒就得意得眉開眼笑。

那一瞬間，崔齊恍了一下神，她有著他見過最動人的笑靨……真是的，他在想什麼？甩去腦子裡面的胡思亂想，他轉而問：「大哥呢？」

「他在書齋，你找他有事？」

「沒什麼，我只是來看看他，不知道他近日身子可好？」其實，他是奉命來看大哥，大娘一直盼著沖喜可以讓大哥的身子好轉，如此一來，大哥就可以慢慢學習接掌崔家的生意，雖然他覺得此事不宜太過焦急，可是他總得向大娘交差。

「他還是一樣，我讓張山去書齋請他過來。」

「不必了，大哥不喜歡人家上書齋打擾他。」

「沒關係，他老是悶在書齋也不好。」

「這倒是，大哥是應該多出來走動走動，不過，我也沒什麼急事，犯不著驚動他，我改日再來好了。」拱手作揖，他隨即轉身帶著貼身小廝離開梅苑。

「二少爺長得可真是英俊瀟灑。」翠花捨不得收回視線，繼續盯著崔齊遠去的身影，她隨著花轎來這兒的路上，已經為他的英姿深深著迷。

不理會她，裕兒再度把心思專注的擺在熬藥上頭。

幾度舉手又放下，張山最後還是鼓起勇氣在門上敲了敲，「大少爺，少夫人請您回房用湯藥了。」

良久，書齋的門打了開來，崔濬沒好氣的瞪著他，「你閒著沒事幹嗎？」

「少夫人擔心湯藥冷了，小的正巧送了一些點心給少夫人，少夫人就請小的走一趟書齋。」張山努力陪著笑臉，他也不想接下這種苦差事，他怎麼可能不知道大少爺討厭喝湯藥？可是，他只是個下人，不能不奉命行事啊。

這下子崔濬更火大了，「你什麼時候變成少夫人的跑腿了？」

「小的……」張山舌頭都打結了，他實在摸不著頭緒，自己究竟是哪兒做錯了呢？

「你要伺候的人是我，不是少夫人。」

話是這麼說沒錯，可是……這個情況真是棘手，張山覺得很苦惱，「大少爺是要小的以後把少夫人的話當耳邊風嗎？」

「我是要你分清楚誰才是你的主子。」他作勢要拿東西砸人。

縮了一下脖子，張山很困擾的抓著頭，「少夫人不也是小的的主子嗎？」

「你的主子只有一個——那就是我。」他的怒吼聲差一點把屋頂給掀了。

「是，大少爺犯不著生那麼大的氣……」

「咳咳咳……」崔濬一激動就會咳嗽，這可把張山嚇壞了。

「大少爺，您還好嗎？」

「我還死不了。」其實，他是在跟自己生氣，張山只是無辜成了他的出氣包，想到他殷殷期待她來喚他去服用湯藥，結果來的人竟然是張山，他就覺得自己可笑得令人惱怒。

「我進去幫大少爺拿斗篷。」張山現在只想趕快完成少夫人交代的任務。

順了順急促的呼吸，他穿上張山取來的斗篷回到寢房。

終於見到他姍姍來遲，裕兒淘氣的吐舌頭，「張山去了那麼久，我還以為你想要賴不用湯藥。」

「我答應的事不會逃避。」他一口氣把她準備的湯藥喝了。

「那為何老是要我上書齋請你？」

「我又不是神仙，怎會知道妳何時把湯藥準備好？」他也不清楚自個兒怎麼回事，他就是喜歡她特地來尋覓他，看著她為他煞費苦心的樣子，這種感覺就像嘗到蜜似的，甜得化不開。

「這倒也是。」

「有件事妳最好搞清楚，張山只伺候我，他可不聽妳的使喚。」

「我又沒使喚他，我只是請他幫個忙。」

「在我看來，這一點差別也沒有。」

撇了撇嘴，她近乎喃喃自語的說：「這點小事有必要這麼計較嗎？」

狠狠的瞪著她，他強硬的說：「我就是愛計較。」

罷了，他就是喜歡跟人鬧彆扭，自己習慣就好，她應該關心的是——「你已經用了好幾天的湯藥了，你覺得如何？」

「……我一點感覺也沒有。」他是不像以前那麼無精打采，不過，這跟湯藥一點關係也沒有，這全是由於她，她比張山還會嘂叨。

「是嗎？」她臉上的表情明明白白告訴他，她一點也不相信他的話，他的氣色比起他們初見面時好得太多，還有他鬥嘴的時候也挺有活力。

「我自個兒的身子難道會比妳還不清楚嗎？」

「這可難說，你老是把自個兒悶在書齋，心若不開，又怎麼可能感覺得到身子的轉變？」她是就事論事，可是卻無意間踩到了他的痛處。

崔濬一直努力關緊心門，就是不想讓那些充滿同情的目光傷害他，他的身子不好，但他不是個糊塗人，他看得比任何人都還透徹。

臉色愀然一變，他沒好氣的說：「妳成天把心思擺在我身上，不累嗎？」

「不累，你若能夠多關心自己一些，我就更輕鬆了。」

「生死有命，半點不由人。」

「正因為生死不由人，我們還能呼吸的這一刻更應該懂得珍惜。」

「我會待在書齋，正是因為不想浪費還能呼吸的這一刻。」

咬著下唇，她很認真的想了一會兒，最後還是苦惱的搖頭道：「我想不明白，難

道你的世界只容得下看書畫畫嗎？你不在乎你身邊的人嗎？爹娘、兄弟、妻子，難道對你一點意義都沒有嗎？」

「看書畫畫勝過我的生命。」

她當然不敢期待自己對他有任何意義，可是，為何她的心在抽痛？

「我答應用湯藥，但你別以為什麼事都可以管我，我最討厭人家管東管西了，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。」

「你好像忘了我是你的妻子。」

「無論你是誰，對我的意義都一樣。」

這一刻，她方才明白一件事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，她竟然變得如此在意他對自己的感覺。

看到她失魂落魄的模樣，崔濬有一種說不出的心疼，生怕自己心軟，他只能倉皇的轉身離開，「我回書齋了。」

自嘲的一笑，她不過是冒名頂替的崔家少夫人，她何必如此在乎他的感覺？哪天沒弄好，身分曝了光，他肯定恨透她了，他們還是保持一點距離比較好……唉！若事事都能如自己所願，人就不會有這麼多煩惱了。

經過一個晚上的消沉，裕兒又振作起來了，其實靜下心來想一想，她應該理解崔濬，他的身子不好，心當然比一般人來得脆弱，何況他是高高在上的崔家大公子，又怎能容許自己在別人面前露出一丁點的無助？對他而言，唯有關上心門才可以保有自己的驕傲和尊嚴。

但他根本不懂，人若是不能肯定自己，縱使得到無數的讚賞和推崇，也不會因此就活得頂天立地。

不行，她得想個法子改變他的心態，心若不開，他就是安安分分的服用湯藥，還是會成天病懨懨的，一點生命力也沒有，只有讓他明白活著是一件多美好的事，他才會真的健健康康。

接下來該怎麼做比較好呢？想了想，她決定先從他周圍的環境下功夫，首先她要在房裡擺上一些鮮艷的花朵，多看看美麗的事物，他的心情自然會變好，因此她特地請翠花帶她上花園採花。

這是她第一次走進崔家的花園，這兒遠比她想像的還大，有拱橋、涼亭，和一座很大的荷池，此時只見荷葉浮在水面上，紅鯉嬉遊其間，池邊楊柳嬌垂，婀娜搖曳，風兒徐徐，欲語還羞，另外還種植各種時節的花卉，置身其中，令人不覺心曠神怡。

「你究竟在打什麼主意？」翠花壓低聲音在她身旁嘀咕。

「我剛剛不是說了，我想採一些花回房裡擺設。」

「可是，你怎麼突然想在房裡擺花？」

「這樣房裡才不會那麼沉悶啊。」

「房裡擺了花就會變得有朝氣嗎？」翠花撇撇嘴。每天面對一個要死不活的人，

四周的景色就是再美好，心情還是會很沉悶。

輕輕一笑，她很清楚翠花的心思，所以她不想無意義的繞著此事打轉。「接下來我自個兒來就可以了，妳用不著陪我。」

「妳知道怎麼走回梅苑嗎？」翠花打心底看輕裕兒，對她來說，除了相貌和識字，裕兒根本就一無是處。

「我知道。」

翠花還是覺得很不放心，萬一裕兒迷路了，閒言閒語免不了會找上她，說她沒有好好伺候主子，最後惹來一身麻煩。

「這樣子好了，一個時辰後，如果見不到妳回梅苑，我就出來找妳，妳要是忘了怎麼走回去，就待在原地別到處亂跑。」

不想多說什麼，裕兒點頭表示明白了。

翠花一離開，她終於可以慢慢的欣賞這園中的一景一物，走著走著，她看到崔齊正在一處空地練劍，不由得好奇的駐足觀賞，就在這時，他突然收回揮舞的劍，交給站在一旁的小六，然後轉身向她走來，原來他已經發現她這個觀眾了。

「對不起，我打擾到你了嗎？」她難為情的一笑。

「不打緊，我正想歇會兒，嫂子是來花園賞花嗎？」看到她，他的心情很自然的就會變得愉快。

「我想採些花兒當擺設，讓房裡增添一點朝氣。」

「這……大哥恐怕不喜歡花花草草。」他記得有一次上梅苑時，大哥正在大發雷霆，以那還是他第一次見到大哥如此生氣，後來一問，他才知道原來是丫頭心血來潮，在房裡擺了一些花。

「是嗎？」一個喜愛畫梅的人，怎麼可能不喜歡花花草草？

「這事問張山就知道了。」

略一思忖，她豁出去的搖了搖頭，「不理他，這一次我一定會讓他依我，他也該學著別太任性了。」

「大哥是不是讓嫂子傷透腦筋了？」

「不瞞你說，他確實讓人有點傷腦筋，不過對他而言，我大概更令他傷透腦筋。」

「嫂子對大哥如此體貼費心，這是大哥之幸。」

「他說不定認為我是他的不幸，他一點也感受不到我的苦心。」搖了搖頭，她隨之展顏一笑，「不急，他總有一天會明白。」

崔齊知道他不應該對眼前這位女子有任何想法，可是，他就是無法移開自己的目光，她的美不在那張清麗的容顏，而是神采之間那股堅毅的率真……他突然羨慕起大哥，大哥何其幸運能得此佳人為妻。

「對不起，我的話好像太多了，不打擾你了，我還得去採花。」欠個身，她轉身繼續尋著花香而去。

「多麼奇特的女子。」他不自覺的低聲呢喃，若她不是大哥的妻子，而是……許久，見到主子還失魂落魄的呆立原地，小六不安的出聲呼喚，「二少爺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崔齊心不在焉的應道。

「二少爺是不是應該去錢莊查看了？」

匆匆收回視線，甩了甩頭，他怎麼可以有這種荒謬的念頭？別胡思亂想了，趕緊辦正經事要緊，「小六，你去備馬，我先回房更衣。」

走進寢房，看見花瓶裡面插滿了嬌艷的花朵，崔濬像發了瘋似的拿起來便往地上砸，瞬間花朵散落一地，精緻的花瓶也變成了一堆碎片。

見到這個景象，沒有人不受到驚嚇，不過，裕兒很快就冷靜下來，多虧崔齊警告過她，她心裡多少有點準備。

「這些花兒跟你有仇嗎？」她的態度顯得很平靜。

「我不喜歡。」他倒是回答得很乾脆。

「可是，我喜歡極了。」言下之意，她就是跟他槓上了。

「這裡由我作主。」

這一點她沒有辦法反駁，只好改用其他方式跟他溝通，「你不覺得房裡太死氣沉沉了嗎？這對你不好。」

冷冷的一笑，他頗不以為然的說：「難道你以為在我眼前擺上一些花，我的身子就會變好嗎？」

「這些花兒也許對你的身子沒有直接幫助，但是可以改變你的心境，長久下來，你的身子自然會因此受益。」

咳！他又開始咳嗽了，過了一會兒，他的口氣變得厭煩，「你的腦子到底裝了什麼東西？怎麼老是說不通？不管你做什麼都沒有用，全是白費心思。」

「你都還沒試過，又怎麼知道我是白費心思？」

「園子裡面多的是花花草草，我看得還不夠多嗎？」

眉一挑，她狀似不解的道：「這就奇怪了，為何我從來沒見過你站在園子裡面賞花呢？」

「你可有時時刻刻盯著我？」

頓了一下，她笑盈盈的點頭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你希望我時時刻刻守在你身邊是嗎？這個倒也不難，你只要把書齋的門打開，我就可以時時刻刻盯著你。」

「我才不需要你時時刻刻守在我身邊。」

微蹙著眉，她傷腦筋的說：「你這個人真是麻煩，一會兒抱怨我沒盯著你，一會兒又說不需要我守在你身邊，你教我怎麼做呢？」

張著嘴巴半晌，崔濬卻只能無言的瞪著她，這擺明了是逼他讓步，要不然，他就得接受她寸步不離的跟在身邊。

「你說啊。」

半晌，他終於擠出話來，「你的意見可真多。」

「你的意見不也很多嗎？」

「你……你別以為我的身子不好，就可以爬到我的頭上撒野。」

縮著脖子，她誠惶誠恐的說：「不敢，你別處處與我計較，我就謝天謝地了。」

「妳別來招惹我，我也用不著跟妳計較。」

翻了一個白眼，她忍不住淘氣的對他吐了吐舌頭，「你為何不想，你把肚量放大一點，我們不就皆大歡喜了嗎？」

「妳歡喜，我可不歡喜。」

裕兒狀似困擾的偏著頭，一副很頭疼的說：「看這樣子，我們兩個恐怕很難達成協定，這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妳當個尊貴的崔家少夫人，什麼都別插手，那不就好了嗎？」

搖了搖頭，挑釁的一笑，她可是有備而來哦！「我有個更好的主意，我們不如請爹娘作主，你覺得如何？」

厲害！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很佩服她，她很清楚自己不可能讓事情鬧到爹娘那裡，真要走到那個地步，他是沒辦法在爹娘面前討到任何好處的。

「你怎麼不說話？」

真是可惡，他不讓步行嗎？「妳已經把話說絕了，我還能說什麼？」

「也就是說，我可以在房裡擺滿花兒是嗎？」裕兒忍俊不住的咧開嘴，她就說嘛，她比他更難纏，勝利終究會屬於她。

「這兒不是花圃，妳最好適可而止。」

「你放心，我一向很懂得分寸。」

「是嗎？我看妳最擅長的就是得寸進尺。」先是逼他服用湯藥，現在還在房裡擺花，接下來呢？他可不敢小看她那顆腦袋瓜子。

撇了撇嘴，她覺得好無辜，「若你能明白我的心意，你就不會這麼想了。」

「罷了，我懶得跟妳爭辯，妳想怎麼樣就怎麼樣……」等等，他是不是說了不該說的話？可是，話已經脫口而出，恐怕也收不回來了。

兩眼陡然一亮，她忙不迭的確定道：「真的嗎？」

清了清嗓子，他亡羊補牢的想拉回一點威嚴，「妳可別高興得太早，如果妳敢亂來，我可不會由著妳。」

「我知道，我才不敢為難你這位崔家大公子。」

崔濬有一種預感，接下來的日子肯定不得安寧了，可是在這同時，他又有一種說不出的期待，不知道她又會玩什麼把戲。